



# DIGITAL ACCESS TO SCHOLARSHIP AT HARVARD

## Jinmen Zai Qianxian: 1949 Vilai Diyu Zhengzhi, Liang'an Guanxi He Difang Shehui [Jinmen on the Front Line: Geopolitics,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Local Society since 1949]

The Harvard community has made this article openly available.  
[Please share](#) how this access benefits you. Your story matters.

<b>Citation</b>	Szonyi, Michael Andor. 2011. Jinmen zai qianxian: 1949 vilai diyu zhengzhi, liang'an guanxi he difang shehui. [Jinmen on the front line: Geopolitics,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local society since 1949.] In Fujian sheng JinMa lishi huigu yu zhanwang yantaohui lunwen ji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prospects of Jinmen and Mazu in Fujian Province], ed. Jiang Bowei, 1-14. Jinmen: Jinmen Xian Zhengfu.
<b>Accessed</b>	February 19, 2015 1:08:58 PM EST
<b>Citable Link</b>	<a href="http://nrs.harvard.edu/urn-3:HUL.InstRepos:10885500">http://nrs.harvard.edu/urn-3:HUL.InstRepos:10885500</a>
<b>Terms of Use</b>	This article was downloaded from Harvard University's DASH repository, and is made available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icable to Open Access Policy Articles, as set forth at <a href="http://nrs.harvard.edu/urn-3:HUL.InstRepos:dash.current.terms-of-use#OAP">http://nrs.harvard.edu/urn-3:HUL.InstRepos:dash.current.terms-of-use#OAP</a>

*(Article begins on next page)*

# 金門在前線：1949 年以來地域政治、兩岸關係和地方社會<sup>1</sup>

宋怡明<sup>2</sup>

2011 年是辛亥革命 100 週年。金門是在辛亥革命 1911 年過後 4 年才建縣。在此之前，金門隸屬同安縣、思明縣，即便在建縣以後，金門與大陸的同安縣和廈門關係一直很密切。相較之下，歷史上金門與台灣的關係相當有限。在 1949 年，所有這一切都改變了：而金門和大陸的福建幾乎完全斷絕了聯繫，相反地，金門與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的台灣的關係突然變得密切而緊密。金門開始成為海峽兩岸對抗的前線。雖然金門的地理位置沒有發生變化，但金門與廈門幾乎變得非常遙遠，而與台灣一下變得很近。儘管這並不是金門居民自己的決定，但這一變化卻對當地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消極的影響。

近十年，情況又發生了改變。今天金門恢復了與大陸的歷史聯繫，其與台灣的關係也正處於轉型之中。金門居民如何參與、應對和思考這些變化呢？現在兩岸互動已經成為金門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這樣一個笑話，以前金門老人見面用閩南語打招呼時說：“吃飽了麼？”但現在，他們說：“最近去廈門了麼？”很多居民都在大陸工作、從商、投資、購物、娛樂、結婚、祭祀等等。這使得金門居民開始思考對海峽兩岸關係的願望。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已經成為地方政治討論中的重要話題。金門，作為台灣海峽的新前線，其居民能否找到更能實現自身利益的途徑呢？

為了有助於理解金門民眾與海峽兩岸的政治經濟關係的相互影響，我將 1949 年以來的歷史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兩岸關係對抗時期：1949 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旬（民國七十年代）；第二、兩岸關係緩和時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紀末；第三，持續至今的兩岸交流深入發展時期。前兩個階段我已經在拙作《冷戰之島嶼》中做過論述，所以這裡我將重點論述第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金門在兩岸關係中的位置決定於海峽兩岸的北京和台北政府。但在現階段，參與兩岸交流的參與者越來越多，身份也越來越複雜，不僅有兩個中央政府，還有各級地方政府、各界人士和社團。每位參與者都有自身的規劃和目的，且不同規劃

---

<sup>1</sup> 這項研究在葉文心教授主導的“Mobile Horizons”課題下開展，並由台灣外交部資助。值此感謝汪小烜，徐蔚助研究員，江柏煒教授和鮑彤（Nathan Batto）研究員的意見。

<sup>2</sup> Michael Szonyi 為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

之間充滿衝突和矛盾。這篇論文的基本論點是：海峽兩岸交流的多數方式都是和特定規劃相聯繫的。從每一個參與者的角度來看，要最佳實現他們的規劃和目的，兩岸關係需採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在到達某一點後停止前進，保持在那裡。於是，個體的規劃通常都希望在某個時刻停滯更進一步的關係。因此，我們不要以為積極參與兩岸交流的某種形式就等於支持兩岸統一，也不要以為兩岸交流的深入就會必然導致兩岸統一。

為了論述明瞭，我首先講明兩岸關係中的幾個方面。在本文，兩岸關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所建立的政治框架。兩岸交流是指個人或社團的跨海峽事實行為，包括金錢、人口、物資、思想等的跨海峽流動。最後，兩岸統一描述了這樣一種概念：一方面，兩岸交流成本越來越低，而活動更加頻繁；另一方面，當交流活動頻繁到一定程度時候，就會帶來政治統一的可能。因此，這篇論文的基本論點也可以這樣說：兩岸交流不同於兩岸關係，兩岸交流的增加不一定會導致兩岸統一。這種論點也許對我們理解金門的歷史、現狀與未來時，能提供更多的啟發。

### 第一階段：冷戰之島嶼

金門的獨特地位是歷史偶然性的結果。1949年10月的古寧頭戰役之後，金門成為世界歷史中最軍事化的社會之一。金門駐軍的數目很快超過了居民人口數。當地居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被徵召編入民防隊，從事後勤工作。民防隊員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在操練和勞役上。在1954-55年的93砲戰和1958年的823砲戰兩次台海危機中，解放軍砲彈重創了金門島。危機的起因，學術界討論至今。但是，所有的學術文獻都承認，解放軍砲擊金門的目的並不是要攻占金門。換句話說，在這些衝突中，金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捲入國家之間在更大地域政治中的一個“砲灰”。

從1949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金門成為兩岸對抗的前線。島上的生活與兩岸關係糾纏在一起成為全球冷戰的一部分，並且服從於中華民國國家的政治利益。其具體表現之一就是在古寧頭戰役之後，金門縣政府暫停縣治，而代之以金門防衛司令部之下的金門戰地政務。雖然縣政府後來得到了恢復，但只不過是名義上的，縣政還是由金門防衛司令部的高級軍官掌控。民事政府的行政明確服從

於支持軍事需要的基本任務。<sup>3</sup>在基層社會，每個村落都設有政治指導員，協調動員民間勞役，監視對國民政府忠誠與否的跡象，並限制任何和大陸的直接聯繫。地方利益百分之百服從於更大的國家利益。

金門的前線位置和民間社會的軍事化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一系列紛擾，有時甚至是痛苦的、破壞的；精神創傷的後果，包括：“獲金馬獎”，“831軍中樂園”，“阿兵哥生意”，“三八婚姻制度”，以及作為現代衛生運動一部分的“抓老鼠交鼠尾”等。另外還有“單打雙不打”的生活：每逢單日傍晚時分，居民部分時間要躲藏在住所下方、自己所挖的防空洞中。他們已然學會從砲彈的嘯叫聲中判斷砲彈落下的地點。斷絕了與大陸的傳統經濟聯繫，且因軍事危險無法吸引投資，平民經濟只能依賴於為金門駐軍提供物資和服務。幾千個家庭從事小型市場、菜園式的種植業，或經營洗衣店、撞球廳和雜貨店等，為士兵提供服務。斷絕了與大陸的傳統社會聯繫，很多地方的家長只得把女兒嫁給士兵或軍官。由於眾多男性駐軍所引起的性別比例失衡進一步導致了婚姻市場的緊張，導致聘禮價格數字巨大。男多女少的情況也使得進入婚姻市場的女性年齡越來越小。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金門，很多女子十幾歲就嫁人了。

像任何的專制社會一樣，金門人採用了各種反抗方式，亦即最小化因軍事化而帶來的擾亂，並最大化自身利益之方式。這就是詹姆士 史考克（James Scott）所說的“弱者之武器”。<sup>4</sup>當被強迫參加軍事建設勞役的時候，他們會拿取一部分建材回家蓋房；為了達到老鼠尾巴的上交定額，他們會把一根尾巴剪成兩根，會和鄰居借尾巴，會拿用化學物質處理過的蘆葦冒充。既然目的是收集老鼠尾巴而不是滅鼠，他們會剪掉老鼠尾巴以後把老鼠放走，或者只抓公鼠，而釋放母鼠。對 813 軍中樂園好奇的平民，還會賄賂僱員或借來軍服偷偷進入。如果能得到從大陸漂過來的宣傳品，他們會倒掉資料，利用容器做為魚網的浮標。但是他們不敢與大陸有任何直接來往，這實在太危險了。

即使中華民國政府決議支持金門的民間經濟和民生，軍事和地域政治的考慮仍佔據首位。譬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國民政府當局決定在金門開展一個大規模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但這一規劃的起因則是民國當局認為大躍進運動在大陸所造成的災荒和經濟災難可成為中華民國難得的宣傳良機。正如官方所陳述，這

<sup>3</sup> 國防部史政編輯局，《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上）》，台北：國防部，1996，頁 192

<sup>4</sup> 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場將金門建設成“三民主義模範縣”的運動實際上一種“政治鬥爭”的形式。<sup>5</sup>金門地方政治的“殖民地化”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隨著“花崗石醫院”的建立達到了頂峰。但是，當地居民的身體健康之照顧其實與可承受核彈攻擊的醫院建設無關；它只不過是國民政府在中美關係改善之際所作的一副具有象徵性的堅硬反共的姿態。

金門居民在地域政治和殖民化中所扮演的另一個角色是宣傳工具。他們的快樂生活給臨近的大陸居民展示中華民國制度的優越。他們的軍事化則給台灣人民和民國的盟友展示了其英雄的抵抗氣概和力量。1949 年之前，幾乎沒有和國家政治有任何關係的金門居民現在被標榜成了“國家英雄”。因此，可以說，雖然金門居民成為一種兩岸互動和宣傳大潮中的一個棋子，但這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選擇，這是強加到他們身上的。

以上是對冷戰時期金門歷史的一個簡短描述，其說明了無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以及他們各自的超級盟友和敵人之間就兩岸關係的政治談判多麼複雜，這一時期的兩岸關係總體還是相對簡單的。重要的參與者都是國家政府，他們的目的和態度都比較明確。對金門百姓來說，兩岸關係的框架非常重要，會影響到地方人口，經濟，社會等等諸多方面。但是兩岸交流幾乎空白。在兩岸關係受到全球地緣政治掌控的情況下，金門與臨近大陸的歷史往來，傳統經濟紐帶和婚姻網絡，共同語言和習俗幾乎都被斷絕了。換句話說，在這期間，國家政府所建的兩岸關係框架控制了平民的兩岸交流，金門居民雖然深受兩岸關係的影響，但絕少影響或直接捲入兩岸關係。兩岸交流的限制被從上至下地強加在金門居民的身上。除非兩岸政府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兩岸統一是無法想像的。

## 第二階段：非軍事化和民主化

但是根本性變化的確發生了。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和對於更多和平的國際環境的相關需求驅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努力減輕海峽緊張局勢（雖然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保留，並實際上增加了對台灣的導彈威懾）。對台灣本身，一場反抗運動最終導致了國民黨獨裁的瓦解和向民主的轉變。

與台灣相比，金門的變化是緩慢的。在台灣 1987 年已經取消的戒嚴法在金

---

<sup>5</sup> “如何建設金門為三民主義模範縣”(1963), 《金門縣志》(1992), I:559-560. 參見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 7.

門仍然實行。來自金門的政治活動家們，有些是被列入黑名單，禁止回島的人，運用台灣相對自由的環境來激發和倡導自己故鄉的改變。最終，民主政治的確傳到了島上。但是促成變化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外來的：促使金門發生改變的力量是台灣的民主化，而不是金門人民自身的努力。軍隊控制的行政系統取消了，縣地方行政長官現在已經不再是軍隊司令官的傀儡，而是可以進行直接選舉的縣級政府的最高執行官。

政治改革並不意味着金門的政治變得和台灣其它地方的政治一樣了。今天金門的政治中還保留了很多獨特之處。到目前為止，金門和馬祖還是中華民國中最“藍”的選區，而民進黨對成為島上的具有實力的政治勢力幾乎不抱希望（在 2008 年的總統選舉中，金門對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的支持率超過了 95%）。這並不令人驚訝：民進黨的領導集團曾經倡議將金門歸還給大陸，而他們關於台灣獨立的綠色議題在金門造成擾亂人心、破壞安定的後果。

在第二階段，發生在金門和台灣的變化將金門社會從兩岸關係中解脫出來。對於當地居民來說，兩岸關係的狀態不再決定他們生活中的可能或不可能。當地居民在進行選擇或考慮選擇時，兩岸關係的狀態也不再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前往大陸旅遊已經成為可能，很多人也的確去過了，但在這一階段的前幾年裡，還很少有人將尋求某種特殊形式的兩岸交流作為獲取自身利益的途徑。按照一條迂迴繞行的路線經過台北，香港和澳門，一個人可以在金門和廈門之間來往，但是，人們這樣做的原因只是為了會見失去聯繫的親戚或者旅遊。沒有跡象顯示兩岸交流是一種主要的選擇和策略。另一方面，更大的兩岸交流也許會對當地人民的身份造成一些影響。隨著前往大陸的旅行日趨頻繁，他們認識到自己是台胞身分，是被視同為台灣同胞。由此，他們重新發現了自己在大陸的文化和語言根源，以及和福建的特殊聯繫的同時，新一級的身份認知也產生了。

對於金門的將來來說，兩岸關係的目前狀態在某些方面不像以前那麼重要了。這是因為，在台灣變化的鼓舞下，金門居民開始質疑早先時候國家分配給他們的角色。他們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對於他們那被海峽兩岸關係所“殖民化”的生活，即在戒嚴法施行和獨裁時期被侵奪的財產，遭受的痛苦以及強迫民兵勞役進行賠償。<sup>6</sup>

---

<sup>6</sup> 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戰火下的政治記憶：金門”, *考古人類學刊* 71 (2010).

這些賠償要求一般採用了同樣的修辭（rhetoric）。一則典型的異議者宣言是這樣的：

從古寧頭戰役、「八二三」砲戰，迄今，我們為了國家安全、為了保障台澎的安定與繁榮，許多鄉親的生命因無情砲火而傷亡犧牲；更有許多鄉親被徵召以義務勞動、民防隊、搶灘、運補彈藥…[提到「六年國建」等經濟建設計畫]…而金門呢？依然是「戰地」；依然是「前線」！依然是民生困頓、百廢待舉的金門…而金門呢？為國家付出無數犧牲的金門呢。<sup>7</sup>

這裡的遣詞用句準確體現了中國民國的宣傳風格。金門居民正在宣告以前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身份認同已經是成為他們擁有的。由此，在第二階段，金門人民開始利用國家的修辭來對抗國家，而使之服務於自身的利益。金門人民正在開始使用他們的身份體現作為一種進行戰略性自我定位的工具，通過對過往經驗的剖析來尋求更好的將來。冷戰時期的海峽關係正是這種自我展示的背景。因此，就這個前線已經開始變得沒有意義的同時，金門居民正在開始探求金門作為前線的歷史。

尋求賠償的努力最終取得了勝利。儘管人們對於賠償的數量和分配有所怨言，金門的平民的確為他們曾遭受的苦難和自衛隊服役得到了賠償。縣政府也能夠將轉撥款項用於地方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不能解決金門未來的問題。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晚期，地方經濟已經陷入了危機。隨著金門軍事角色的降級，曾經超過十萬的駐軍減少了 90%強。嚴重依賴與給軍人供應食物和服務的地方經濟崩潰了。

擴大旅遊業的努力小有成就，導致一系列的旅館建設。中央政府建立了金門國家公園，很多和金門戰地歷史相關的遺跡也歸其管轄。但旅遊市場的擴展是短暫的。而且，很多居民擔心對於豐富的金門歷史遺產，即戰場歷史、傳統閩南建築或海外華僑所建洋樓的滄桑歷史的保護，可能會與現代經濟的發展不相容。

由於擁有金門酒廠，縣政府的財政狀況相對穩定。酒廠的營業額最近一年達

---

<sup>7</sup> 楊樹清, 金門社會調查 (1998) 99-100.

三億六千萬美元（120 億新台幣），其收入資助了在台灣地方政府當中可能是最好的福利體系，包括老人每月的養老金、免義務教育學費，對於高中生和大學生的教育津貼，以及針對當地居民的三節高粱酒分發。但是依靠高度機械化的造酒工業的利潤並不能妥善解決金門島未來發展所帶來的更大的問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晚期，對於這些長期問題的討論與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的問題交織在一起。大陸當局提議金門和馬祖在開啟直通方面起到帶頭作用。到 2000 年，中華民國政府開始著手金馬兩地直通大陸的立法框架。支持這一發展的新當選的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其實並不很關注金門人民的民生，而更著重於如何在兩岸政策上表現得更加積極，以支持台灣經濟發展，並爭取在“朝小野大”的政治環境下如何贏取對手的支持。2001 年初，“小三通”正式開啟。

小三通似乎為解決金門將來的問題指明了道路。由於從大陸進口到金門的限制比到台灣寬鬆，貿易迅速擴展起來。300 億新台幣的建設資金被投入到當地的基礎建設項目之中，金門開始升級港口和機場設施，期望金門島能夠成為台灣和大陸之間物資和客運往來的轉運站，並以此獲得未來經濟的繁榮。當地居民也開始考慮如何利用位於特殊地理位置上的金門和馬祖，使之成為拉近與大陸聯繫的實驗基地。

1949 年後金門歷史的第二個階段，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 2001 年，呈現了幾個突出特點。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為在冷戰中淪為海峽兩岸關係各方參與國家操縱工具的金門提供了與這種冷戰經歷決裂的可能性。儘管金門人民在較大的地域政治問題上仍然影響有限，但在這一時期，他們在兩岸關係方面的確已開始享有一定的自主。他們生活的很多方面已經不再受到兩岸對抗的制約。金門居民開始感到他們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但同樣在這一時期，金門人開始利用根植於上一時期的認同聲明（identity claims），即通過標榜他們在兩岸對立時期為台灣所作的貢獻來謀取現階段的利益。這種向後看的方法顯然無法長久。作為個人或一個團體，金門人民逐漸開始尋找方法來凸顯（leverage）金門島隸屬台灣但在台灣之外，靠近大陸但又與大陸分離的獨特地位，並由此創造自己的將來。

但金門是無法置身於海峽兩岸關係之外的，小三通的實現標誌著金門島發展歷程中第二階段的結束。小三通說明，如果僅因為地理因素，與大陸隔絕的金門島和島上居民的未來是不可能的。兩岸交流已經成為金門生活的一部分。但對金

門來說，愈來愈清楚的是，要成功凸顯金門的地理位置，金門就必須在海峽兩岸關係的全局中永遠領先一步。它永遠需要提供比台灣更獨特、更多的機遇和可能。由此，對金門來說相當重要的一點就是海峽兩岸關係的整體發展不能超越金門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海峽的全面統一將會徹底淘汰金門的特殊性；金門人需要海峽關係停留在交流階段，而不會向統一邁進。金門的兩岸規劃與台灣不同。在冷戰時期，金門是台灣海峽兩岸兩個政體鬥爭的前線陣地。現在，在兩岸關係的新階段，金門必須成為一個新的前線。但金門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前線呢？

### 第三階段：二十一世紀地方政治的新問題

如果我們說金門的社會生活在二十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主要取決於地域政治、軍事化和中華民國體制的滲透，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則取決於台灣的民主化，那麼，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裡，另一個外界因素成為了關鍵，這就是，中國的崛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活力和日益緩和的海峽兩岸關係深刻影響了金門社會。現階段與冷戰時期的某些方面很相似：海峽關係變得密切相關，在金門生活的很多層面上甚至是扮演了決定性作用。但是，這兩個時期還存在著一個根本差別：在冷戰時期，海峽關係是由兩岸政府決定的，他們制定了接觸的原則並將之強加到地方社會之中，而今天，地方人民成為了兩岸廣泛交流的積極參與者。

接下來，我要對最近三次圍繞金門經濟發展所進行的公開討論進行簡要分析。每次論戰所涉及的問題都圍繞著個人與團體的海峽活動和規劃與由國家打造的更大範圍的海峽關係，以及與兩岸統一的全局問題的互動。2008年成為這類論戰的轉折點。2001年的小三通使得金門得以凸顯其在台灣和大陸之間的安全閥地位並藉此追求長久繁榮。但是在2008年，馬英九政府開通了大陸與台灣之間的直接聯繫。小三通被擴展為三通（或稱為大三通）。這一改變，就如一位知情者所說，是“對金門的一個重大打擊”。<sup>8</sup> 突然之間，金門喪失了它的獨特優勢。

用現任金門縣長李沃士的話來說：“在有人還在為金門的新興機遇會減少而擔心時，很多已經學會如何利用已經得到的東西來生活的金門人已經開始考慮金門島發展的新方向了。”<sup>9</sup> 這些近期的辯論會為我們打開一扇窗戶，使我們看到

---

<sup>8</sup> 與大陸學者訪談，2009年7月

<sup>9</sup> “Jinmen magistrate envisions new role for outlying island,” *China Post*, 2010-03-22

金門人民是如何考慮自己的將來的。

## 金門賭場

2009 年 1 月，希望能夠迎合新興大陸富人日益增長的賭博需求，而擔心大陸人大量湧入台灣本土會導致的問題和複雜局面，立法院修訂了《離島建設條例》以使開設賭場合法化，並附有限制性條款即任何提案需要在當地居民的公民投票中取得超過半數的支持。關於在金門建設賭場的議題很快就成為公開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在 2009 年舉行的兩次非正式非約束性公民投票顯示人們的意見並不一致。烈嶼（小金門）有超過 70% 的居民支持在那裡建賭場，而金沙鎮的公民投票則否決了賭場的建立。未來，勢必在全島舉行正式的約束性公民投票。

在近期關於賭場的公開辯論中，與其他地方討論一樣就是賭博合法化的議題。人們對於建設賭場帶有不同意見是因為他們看到賭場帶來的後果是不同的。有些人看到的是工作和經濟機遇，而其他則擔心主要利潤不會落入當地人手中而是被外來者卷走。就像一位前任縣長所指出的，賭場“只會消耗金門資源，賺大錢的也不是金門人，金門人只能幫人家打雜、端盤子”。<sup>10</sup> 很多人還擔心賭場會對公共道德產生消極影響。

但是就金門賭場辯論也有它獨特的一面，因為它同時也代表了一場關於金門是否應該和附近的福建進一步統一的討論。廈門本身就能提供很多賭場客源。從大陸的其它地方向金門運送賭客還需要提供更多的運輸基礎設施。所以賭場的支持者們實際上是支持在某一特定區域深化海峽統一的。但是支持賭場的人並不一定都支持全局的深化統一。賭場支持者們不是，或者說不全是政治統一的支持者。他們更傾向於一種特殊形式的能夠使金門受益的交流方式。

那些反對賭場的人強調深化海峽統一的危險更甚於機遇。當地的知識分子擔心賭場會威脅到金門本來就脆弱的生態系統，還會毀掉金門的“品牌”，即原生態環境與傳統閩南建築以及“戰地觀光”的組合。<sup>11</sup> 最大的危險在於，賭場無法帶來

---

<http://www.chinapost.com.tw/taiwan/2010/03/22/249281/Jinmen-magistrate.htm>

<sup>10</sup> “用博弈拼觀光？李炷烽：金門不要賭場，” *自由時報* 2009 年 10 月 27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2009/new/oct/27/today-life15.htm>

<sup>11</sup> J.J. Zhang and Bo-wei Chiang, “Normandy or Las Vegas? Positioning Jinmen in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Era”, *2008 Jinmen dushi jihua guoji yantao hui lunwenji*, (Jinmen: Jinmen xianzhengfu, 2009),

所需的經濟效益。一位來自經濟建設委員會的官員談到，金門與大陸的臨近並非一個直接的優勢，因為沒有人能保證北京當局不會在未來採取措施限制賭客。<sup>12</sup>的確，北京當局並不是唯一的顧慮。2009年7月，廈門市長被報導說反對賭場計劃，擔心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府允許人們不受限制的前往金門賭博，廈門市政府卻能夠通過其關於必要運輸基礎設施的決策來輕易干涉賭場的發展。正如當地一位活動家所說，“金門賭場第一個要招攬的就是鄰近的中國大陸賭客，但如果觀光賭徒不多，如何經營？”<sup>13</sup>海峽關係一旦緊張起來或者出現其它下滑，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旦對中華民國表示不滿，甚至廈門的一場要求提升公共道德的運動都可能導致賭場的災難。賭場反對者們這樣認為，通過爭論大陸的地方政府可能會威脅到更大統一所帶來的利潤，他們推動多元化的規劃作為地方的特色發展論據。

圍繞賭場的爭論還顯示出對有可能發生的兩岸統一的態度變得多麼的複雜和富有地方性。民進黨不樂於進行更多的兩岸統一的原因很明顯，也總是以社會穩定為由反對在離岸島嶼上的賭場合法化。但是，金門賭場最積極的支持者之一就是曾任當地民進黨黨部主委的陳滄江。兼任金門縣觀光產業推動促進會籌備會召集人的陳滄江最近向縣選舉委員會遞交了要求舉行公民投票的請願書。<sup>14</sup>儘管他的行為有悖於自己所屬政黨的倡導，陳滄江解釋說，他這樣做是出於關心地方經濟，希望當地居民能有權作出自己的決定。陳滄江是泛綠黨的黨員，但僅憑這一點並不能決定他的立場。反過來，是他對於自身和自己社區利益的理解使他採取了自己所屬政黨的整體政治立場對立的態度。

### 金廈大橋或金烈大橋

第二個在2008年以來引發不少爭論的問題是關於建設一座連接廈門和金門的海橋的提案。圍繞大橋所展開的論戰提供了另一個不同兩岸規劃之間彼此衝突的實例。促進某種形式的海峽統一並不意味著支持所有形式的統一。在海峽關係

---

187-220.

<sup>12</sup> “Government to focus on offshore islands development,” *China Post*, 10/07/2009, <http://www.chinapost.com.tw/taiwan/t-business/2009/07/10/215653/Govt-to.htm>

<sup>13</sup> “用博弈拼觀光？李炷烽：金門不要賭場，” *自由時報* 2009年10月27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2009/new/oct/27/today-life15.htm>

<sup>14</sup> “Petition on casino referendum delivered in Kinmen,” *Taipei Times* Aug 28 2009, <http://www.taipe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09/08/29/2003452223>

中的各方都希望統一能夠採用某種能讓他們獲利的形式，有時，這意味著積極反對其它形式的統一。他們希望統一達到一定程度後便適可而止。

2008 年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啟動了一項對於在金門和廈門之間架橋的可行性研究。研究顯示，建造一座 8.6 公里長的橋將要花費 130 億新台幣。馬英九政府因此宣布，鑑於花費如此之高，政府不會支持這一規劃。取而代之的是 2010 年初經濟建設委員會所批准的一項提案：在金門和烈嶼（小金門）之間建造一座規模小得多的大橋。該橋已在近期投入建設。<sup>15</sup>

表面上看，馬英九政府是因為花費太高才會放棄金廈大橋的提案，但其中明顯還有其它原因。馬英九的態度是由其更廣泛的全面海峽統一的目標所決定的。將小三通擴展為三通以後，馬英九明確認為無需再將更多資源投入到小三通的建設中去。他不贊同金門繼續利用其在台灣和大陸之間特殊的位置進行發展。如果全面統一能夠繼續迅猛前行，那麼台灣的任何地方都不應在海峽關係中享有特殊地位。但是認識到失去這一特殊地位將必然削弱金門的經濟，馬英九政府願意由中央政府提供資金來促進其經濟發展的其他途徑，這就是為什麼會支持小橋的建設。行政院長吳敦義將這之間的聯繫解釋得很清楚，他告訴媒體，因為金門的經濟在三通開通以後會受到“衝擊”，“整合金門和烈嶼（小金門）的資源有其必要性”。<sup>16</sup> 中央政府的立場就是：中華民國內的局部區域的特殊利益和規劃不應該被允許對更大層面上的海峽關係造成影響。

多種海峽規劃的複雜性和凌亂性在這個問題上得到了集中體現。民進黨之所以強烈反對廈門大橋是因為他們將國民黨領導下的任何促進與大陸聯繫的舉措都看成其暗中進行的促進統一的努力。“台灣現在需要的是找到方法提升正在惡化的經濟，而不是與中國進一步聯繫的措施。”<sup>17</sup> 中華民國的軍事機構反對建造金廈大橋的原因則是在於：這樣一座大橋會給金門防禦大陸進攻造成困難。<sup>18</sup> 在政府作出決定之前，軍事長官必然會相當謹慎。但是一位高級官員說，“從軍事角度來看，這座大橋將會改變解放軍的進攻策略，即從水陸進攻轉向陸路進攻。

<sup>15</sup> “President Ma supports building Kin-Lieh Bridge,” *China Post* Nov 30 2009, <http://www.chinapost.com.tw/taiwan/2009/11/30/234662/President-Ma.htm>

<sup>16</sup> “苦等十年金門大橋年底動工,” 聯合報, 2009 年 2 月 26 日, <http://udn.com/NEWS/LIFE/LIF1/5440776.shtml>

<sup>17</sup> “Taiwan mulls building bridge to China,” *China Post* Feb 6 2009, <http://www.chinapost.com.tw/china/2009/02/06/194875/Taiwan-mulls.htm>

<sup>18</sup> “金嶼大桥：马属意“五龙山到大嶼岛”, 聯合報, 2008 年 8 月 25 日, <http://gb.udn.com/gb/blog.udn.com/NO12/2174292>; “建金嶼大橋 陳不以為然,” 自由時報, 2008 年 8 月 27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aug/27/today-p10-2.htm>

我們不喜歡大橋。但這屬於中央政府決策的範疇。如果中央政府決定建造大橋，那我們會採取對策以減小威脅。”<sup>19</sup> 但是泛綠的媒體抓住軍事威脅這一點來尋求大眾對於大橋項目的反對。根據他們洩露的一份軍方報告估計，一旦大橋建立起來，解放軍的機動部隊能夠在發動攻擊後十八分鐘之內到達金門。<sup>20</sup>

很多金門人對於放棄金廈大橋的決定深感失望。他們支持金烈大橋，但認為它實在太小，根本無法令人滿意彌補中央放棄建造大橋的決議。參加 2009 年 10 月舉行的縣長選舉的全部候選人，包括最後的當選者李沃土都表示支持架設通向大陸的橋樑。其根本原因在於，當地人民認為大橋會為當地的繁榮做出貢獻，會加強與廈門的交通和貿易，以及提升地價。這些看法當然對中央沒有什麼政治上的說服力，所以還是有必要要將這一項目放在兩岸關係的更大層面上來看。就像當時任縣長的李炷烽在 2009 年 6 月所談到的，“大橋應建與否不應該從金門居民的角度考慮，而是應該從歷史的角度，從亞洲和平的角度進行衡量。”將大橋稱作華人“二十一世紀的發展軸心”李炷烽力求恢復金門作為政治地標的角色，雖然現在是作為統一和和平的標誌而不再是對抗和戰爭的標誌。他強調金門及其居民應該起到在海峽兩岸架設橋樑的作用。<sup>21</sup>換一種說法，地方利益認為金門在海峽統一過程中具有前線的作用，而不僅僅只是台灣的一個地區。金門還是樂觀的相信更大的橋樑終將會建設起來。

在大陸方面，各方人物都對大橋的建設表示支持。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對於這一項目表示了模糊的支持，地方政府則表現得更加熱情。福建地方政府甚至在近期的發展計劃中為廈門一方的大橋預留了位置。<sup>22</sup>在廈門頗具影響的海峽兩岸關係智囊團的學者認為大橋是可取的，因為它將有利於兩岸統一。他們的觀點是：真正反對建造大橋的並不是中華民國政府而是美國，美國會反對一切有利兩

---

<sup>19</sup> 與中華民國國軍軍官的訪談，2009 年 6 月 8 日。

<sup>20</sup> “Taiwan mulls building bridge to China,” *China Post*, 2009 年 2 月 6 日。

<http://www.chinapost.com.tw/china/2009/02/06/194875/Taiwan-mulls.htm>; “為金廈大橋鋪路？”*自由時報*, 2010 年 2 月 26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feb/26/today-t1.htm>; “金廈大橋一建…共軍 25 分鐘攻到金防部” *自由時報*, 2009 年 12 月 14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dec/14/today-p4.htm>

<sup>21</sup> 金門縣政府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公共知識份子代表團座談會，2009 年 6 月 28 日。在採訪中我聽到了一些相反的聲音。有些承認會給地方商業帶來破壞的危險，並列舉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珠海通商給澳門零售業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還有人提出大橋也許會將更大規模的大陸觀光引向金門，但這並不一定會使金門居民受益，因為它也許會把金門變成從廈門出發的一日遊的目的地，而這不但不能幫助當地的旅館業發展，反而會對其造成傷害。

<sup>22</sup> 国台办回应修建厦金大桥:利于两岸往来都支持,” *新華*, 2009 年 2 月 11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tw/2009-02/11/content\\_10800213.htm](http://news.xinhuanet.com/tw/2009-02/11/content_10800213.htm).; “厦金大桥规划四年内完工,” 廈門市人民政府, 2009 年 2 月 20 日, [http://www.xm.gov.cn/tpxw/200902/t20090220\\_297141.htm](http://www.xm.gov.cn/tpxw/200902/t20090220_297141.htm).

岸統一的規劃。<sup>23</sup>雖然這一觀點幾乎肯定是錯誤的，但它反應出了一種有趣的態度。通過建議與金門有關的決策仍應該服從於地緣政治需求，它提醒我們，冷戰時期金門的確充當了這些需求的工具。

關於建造連接廈門的大橋的公開辯論明確顯示出當地基礎設施建設和海峽關係全局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在很多較小問題，例如供水和垃圾處理上的爭論也體現出這一趨勢）。金門居民和他們的很多政治代表都支持大橋的建造，認為更大的經濟統一會給當地經濟帶來效益。但是為了讓他們的論點更具說服力，他們將大橋標榜為促進海峽兩岸關係的實用或象徵工具。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的態度不是很明確，政府台灣事務的顧問們出於同樣原因也對大橋表示支持。但台獨的支持者們也使用同樣的論據來闡釋他們反對大橋項目的原因。國民黨和馬英九政府則支持建小橋而不是大橋，儘管承認在現在的局勢下，金門的經濟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援，他們否認金門會在海峽關係中扮演任何特殊角色。

因為要將兩個政體以物質形式連接起來，關於金廈大橋項目的論戰比其它公共議題更多的圍繞着金門島與臨近大陸的統一問題。但是在這場辯論中，很少人的態度是由他們在海峽關係全局問題上的主張自動決定的。有人因為一系列不同原因而支持大橋，有人則出於其它一系列原因而表示反對。大橋項目最有力的支持者並不是統一的倡導者；大橋項目最有力的反對者也不是台獨的倡導者。其實，人們在辯論中的立場很大程度上是由當地人對於眼前利益的認知決定的。支持在金門建立大橋的人希望能夠確立他們在海峽關係中的特殊地位---他們的理想是讓大橋成為兩岸關係的突破口，但此後的兩岸關係應停止向更大層面發展。馬英九政府反對大橋項目也正是出於同樣原因。

## 教育之島

2010年，金門技術學院升級為大學，即國立金門大學。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被精心選擇為該大學的英文名稱，用以表達對國際意識的培養，因為 Quemoy 是金門在海外最為人熟知的名字。同年，二十所台灣大學宣布打算在金門設立分校。是什麼導致了高等教育的市場在金門的高速擴張呢？答案是來自大陸的需求。

---

<sup>23</sup>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公共知識份子代表團座談會，2009年6月27日。

台灣大學逐漸允許從大陸招收學生。馬英九曾說他願意從大陸招收更多的學生，這既是增強年輕人互相了解的一種方法，又可成為兩岸長久和平的一個基礎。<sup>24</sup>雖然說台灣大學廣泛遊說議會同意招收大陸學生的動機有促進互相了解的成分，但更多的還是出於經濟考慮。過去二十年台灣高等教育的高速過度擴張，隨着台灣人口下降、供大於求的危機迫在眉睫。如果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不能招到新學生，許多台灣大學可能會關閉。<sup>25</sup>台灣的學校由此希望招收大陸學生來滿足餘額。

教育狀況在幾個方面類似於賭博。一方面是賭徒，另一方面是學生，為了限制大陸人突然湧進而造成的社會不穩定，為了減緩台灣人對大批大陸人來到的恐懼，當局已經對這種特殊形式的兩岸交流加以限制。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大陸生最多佔入學人數的 1%。這個限制未來肯定會放寬，但當前來說，每年只有幾千大陸學生可被台灣錄取。就像賭博一樣，金門經協商成為一個特例。它對大陸生沒有錄取名額限制。縣長表示希望金門能成為一個“大學島”。這不單純是他推崇高等教育的結果。他明確希望金門的經濟能得益於大量學生和老師的到來。縣政府為台灣各大學預留了大量公有土地以建金門分校。<sup>26</sup>這些大學希望能好好利用這個機會，因為他們對台灣本土學生人數的下降很焦慮。政府當局對金門招收大陸生的政策令人鼓舞，一所台灣的大學管理者說，“至少，台灣的大學在近十年對入學人數的問題不會擔憂。”金門凸顯其特殊地位的努力不僅是吸引大陸學生。它還和對岸的廈門大學聯合辦學。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避免或管理競爭，免得失去東南亞華人的支持，他們中很多是來自這個地區。<sup>27</sup>

公眾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似乎贊成金門島教育市場的發展。但是這可能並不是因為大學會給金門年輕人更多的機遇，他們更喜歡去台灣接受高等教育。而像支持大橋一樣，人們期望增長的校園活動能帶來經濟回報。這一計劃的支持者們視金門為教育的前線。

---

<sup>24</sup> “「開放中生 有什麼不對」 馬：分享過剩教育資源” 自由時報，2010年8月19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aug/19/today-fo7.htm>

<sup>25</sup> Yojana Sharma “Taiwan: Bid to attract more overseas students,” *University World News*, 2011年1月16日，<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10114222445891>

<sup>26</sup> “金門規劃大學島盼透過小三通招收大陸生” 南方網 2009年10月26日  
[http://news.southcn.com/h/2009-10/26/content\\_6093783.htm](http://news.southcn.com/h/2009-10/26/content_6093783.htm)

<sup>27</sup> “Jinmen welcomes invasion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China Post* 2010年8月23日，<http://www.chinapost.com.tw/commentary/the-china-post/special-to-the-china-post/2010/08/23/269760/p3/Jinmen-welcomes.htm>

但和大橋和賭場問題一樣，在這個問題上也有一些反對意見或者至少是一些警告，認為將金門變成一個“大學島”並不是一個快速解決金門或台灣高等教育問題的方案。教育部的一位官員說，“指望中國學生來挽回大學損失，一些台灣的大學似乎太幼稚了”。<sup>28</sup>

地方政府既支持賭場建設，又支持新大學的發展，這可能會讓我們感到矛盾。實際上，這很好理解，而且前後一致。在充滿困難的條件下迎接經濟發展的挑戰，處於海峽關係的前沿的金門縣政府在尋求將出路最大化。

這三個看來完全不同的辯論實際上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沒有一個是完全獨立的。每個辯論中的立場實際上都和與某種特殊形式的兩岸統一相關。但是那些贊成在一個地區和大陸有更大互動的人並不一定贊成在其他地區有更大的互動。他們更加傾向於密切那些能夠滿足自身眼前利益的聯繫。他們希望兩岸關係發展到能夠最大滿足他們的利益的時候就不用再前進了。進一步的統一，例如提高大陸學生在台灣本土的人學限額，實際上會違背他們的利益。他們的目標是校訂的統一，而不是全局統一。而且，他們的目的不需要與他們在以前台灣政治群體中的立場，從藍到綠、從统一到獨立進行掛勾。實際上，人們在涉及兩岸統一的某個特殊事務上所採取的立場與其所處的政治群體並無很大聯繫。

## 結論

在冷戰期間，中華民國利用金門作為其地域政治的代言人。當地居民被賦予了特定的任務和特定的身份。雖然兩岸關係嚴重影響著金門居民的生活，但他們幾乎沒有直接捲入兩岸互動活動中。這一兩岸結構是由上面強加給他們的。隨著國家退出對金門的監護和殖民化，兩岸關係的政治協商對當地民眾的重要性小多了。日常生活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兩岸關係之外。人們開始自發參與兩岸交流，但沒人期望這類活動能變得更重要。金門島被外部地域政治所強加的重要象徵意義成為了人們向民國政府尋求賠償，利用當地軍事化歷史促進旅遊發展的優勢。他們進而將曾經是強加到他們身上的身份與自身的政治實踐相結合。這些方法似乎最小程度的干擾了當地生活，因此很吸引人。但是今天回頭看，它們提供的可能性都是短期的，並且很快被其他事件所取代。因此在過去十年，急劇增長

---

<sup>28</sup> “Jinmen welcomes invasion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China Post* 2010年8月23日，  
<http://www.chinapost.com.tw/commentary/the-china-post/special-to-the-china-post/2010/08/23/269760/p3/Jinmen-welcomes.htm>

的日常兩岸交流也反應出了社區的長遠需求。這導致了一系列的尋求金門經濟發展最佳途徑的公眾辯論，以及日益斷裂的對於地方認同的討論。

經濟發展的所有重要的可能性都包括與大陸進行一定程度的統一。了解針對這些可能性所進行的辯論，有助於我們理解人們在兩岸統一事務上的看法。來自金門的證據表明在這些辯論中一個人的政黨派別、身份主張，兩岸交流中的過往經驗都無足輕重。決定一個人在某種可能性上的立場的是他對自身和社區的直接利益的認識。當民進黨黨員認為某種方式的統一會對自己有利時，他們也會表示支持；當國民黨黨員認為某些方式的統一會給金門帶來消極後果時，他們也會表示反對。

上面所談到的各類可能性都試圖凸顯金門的獨特性：隸屬於台灣卻遠離台灣，和閩南地區有地理、語言、歷史、文化的聯繫，卻不完全屬於該地區。金門人盡力勸導民國當局，金門島的特性會使其成為針對兩岸新政策的一個合適的實驗室，試驗場，或者隔離室。金門的風險就是成功的政策會推廣到台灣各地。因此，即便是那些支持更大程度統一的人也贊成統一進行到一定程度後就要進行限制，使之不再深入發展。因此人們對待統一的態度通常都是有很高條件限制的，而且經常是矛盾的。儘管在冷戰時期作為兩岸關係前線的金門曾遭受創傷，但金門人仍尋求創造新的前線來提升金門島的競爭性。

兩岸關係包括三個層面：廣泛的政治框架，活動和交流的範圍，以及統一的可能性。在金門歷史的每個階段中，這三個方面之間的關係是不同的。在冷戰的第一階段，金門島上的日常生活完全取決於兩岸關係，兩岸交流降到最小程度，兩岸統一似乎沒有可能。在第二階段，即使兩岸互動有所增加，兩岸關係已不再是人們生活的中心。在最近的階段，兩岸關係擁有比以往更多的參與者。兩岸交流和彼此的牽連呈現出更多新的層面。但是這些並不一定會引發對於統一的更大興趣。

辛亥革命百年後的今天，金門人比以往有更多的權力來決定自己的將來。但這並不意味著金門可以擺脫自身地理和更大政治經濟環境的限制。金門是否應繼續成為前線？成為何種類型的前線？成為前線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都是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希望金門民眾能夠擁有選擇的權力，並能做出正確的選擇。